

灵韵玉溪

政协玉溪市委员会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报告文学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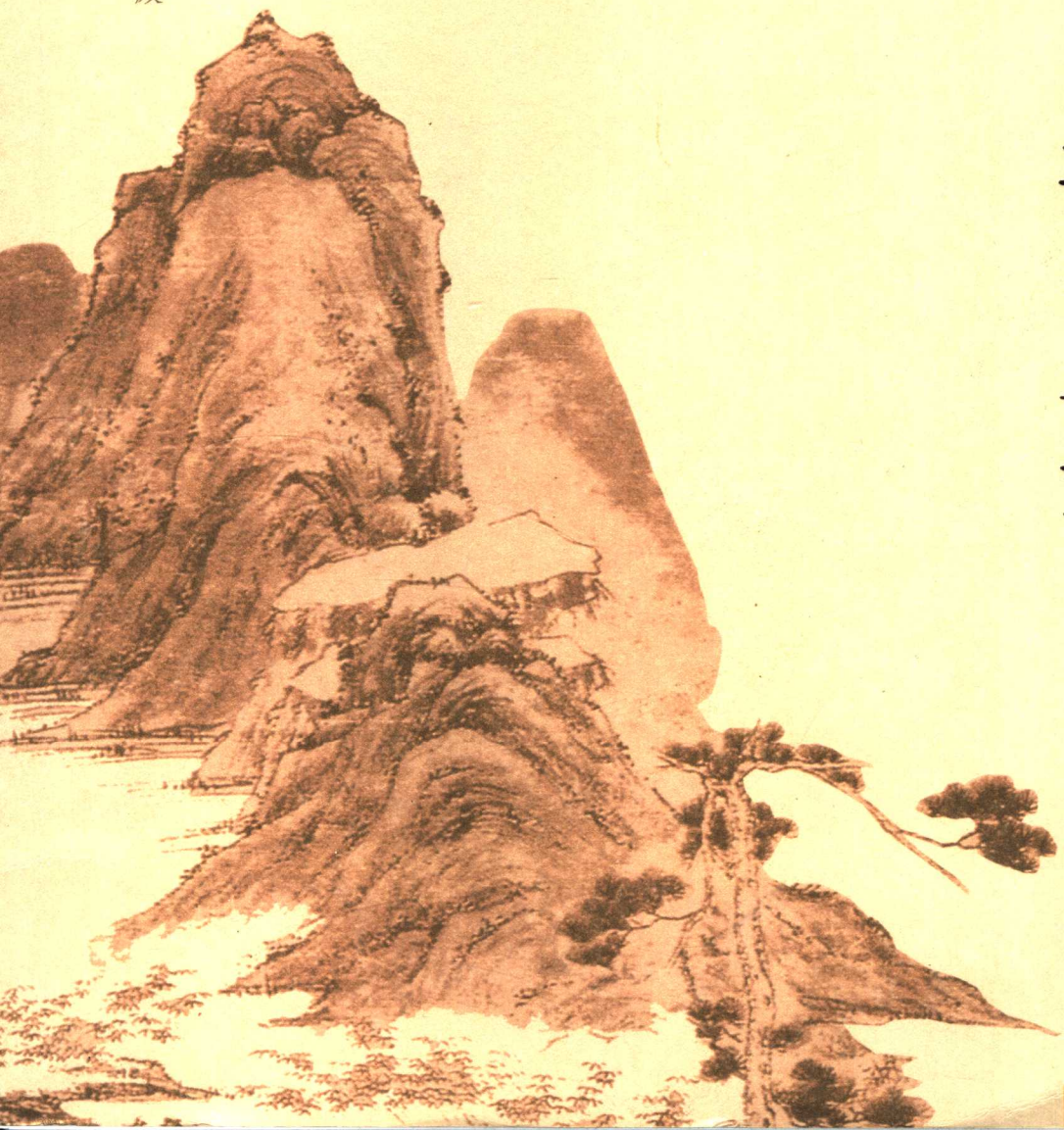
欧之德 清溪碧玉巧剪裁

张永权 帽天山，生命之源的辉煌圣殿

张庆国 玉溪花灯与云南汉族

杨浩 厚德载物

李霁宇 千古之水倒流记



报生文学卷

灵韵玉溪

政协玉溪市委员会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韵玉溪 · 报告文学卷 / 政协玉溪委员会编.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8
ISBN 7-222-04823-5

I. 灵 ... II. 政 ...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玉溪—当代②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18.743 ②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3981 号

责任编辑: 马 非 海 惠
实习编辑: 苏榆婕
封面设计: 胡元青
装帧设计: 张力山
责任印制: 马跃武

书名	灵韵玉溪 (报告文学卷)
作者	政协玉溪委员会编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6.75
字数	250 千
版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排版	昆明汉慧经贸有限公司
印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书号	ISBN7-222-04823-5
定价	36.00 元

报告文学卷

灵韵玉溪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孟祖永
副主任 胡长生 张祖义
委 员 王金坤 武清祖 王保昌
王尚宁 潘明光

主 编 王金坤
副主编 王尚宁



学习聂耳的时代精神（代序）

中共玉溪市委书记 孔祥庚

今年是聂耳去世 70 周年。聂耳，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伟人赞扬他，人民怀念他，国际友人敬仰他。虽然他在这个世界上仅生活了 23 年，但他的精神流传至今而不灭。

这位天才成长的起点，在玉溪的青山秀水间，在云南的红土高原中。他的母亲是玉溪的一位傣族妇女。他 4 岁丧父，家境贫困。母亲靠在昆明开药店、卖山楂糕和木瓜药维持全家 6 口人的生活，供聂耳进入昆明师范附属小学、求实小学、云南第一联合中学、省高级师范学校学习。他广泛地学习云南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弄箫笛，拉胡琴，弹拨三弦，演奏各民族的乐器，应有尽有；唱花灯，对山歌，装男扮女，模仿各民族的腔调，惟妙惟肖。他 16 岁开始接触世界先进文化：练习小提琴，拉奏手风琴，刻苦学习西方乐器；描画五线谱，认真钻研世界音乐原理，在《国际歌》旋律的熏陶中悟出了用高超艺术手法表现人民意志的奥妙，积极参加反压迫反侵略的活动。因此，1930 年 7 月，国民党特务准备逮捕聂耳。18 岁的聂耳，被迫流浪上海，卖艺街头，在小店打工，在乐队演奏，为

影片配音,为电影作曲。在歌舞剧社认识了田汉、夏衍,参加了“左联”音乐组,为《开矿歌》等进步歌曲谱曲,提倡了解劳苦大众的歌舞,勇敢地向上海明月歌剧院的香艳肉感歌舞发出了批判的炮弹。这一震惊中国文坛的“黑天使”事件,导致聂耳被排挤出剧社而离开上海北上。在北平的3个月里,他报考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落榜,向北平私立美术学院申请担任小提琴教师被拒绝,以大衣为抵押企盼西方小提琴教授减学费授艺而遭冷遇。他屡屡艰险不气馁,重重打击不后退,勇往直前地追求着人类音乐的真谛。1932年底,聂耳在张天虚等共产党员的帮助下重返上海,进入联华影片公司工作。第二年初,经田汉、赵铭奕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3月,他开始为田汉的电影《风云儿女》创作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4月15日又在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中身带《义勇军进行曲》初稿出国,在日本定稿后寄回上海。聂耳于1935年7月17日在日本藤泽市不幸逝世,但是《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时代号角,成为人民心声,传遍中国,传遍世界,作为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的国歌永远在我们心中激荡。

聂耳是伟大的人民音乐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众歌曲家,是国际友人喜爱的和平推进者。他离开我们70周年了,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聂耳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聂耳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他在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多年封建皇帝制度的欢呼声中降临人世,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五四运动”中开始读书学习,在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的阶段接受先进的思想,在国民党反动派大屠杀中成为进步学生,在“九一八”事变的枪炮声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代的激进演变,铸就了他特有的责任感和敏锐性,他毫不畏惧地走在时代前列。今天,我们学习聂耳,就是要学习他的

时代精神，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坚定理想信念，挺立于时代潮头。

聂耳形成正确世界观的导向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思想。聂耳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站在这个时代前列，拯救中华民族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在田汉、夏衍、赵铭奕、张天虚、陆万美、杨式谷等共产党员的关心和帮助下，聂耳紧紧地抓住中华民族的时代基调，用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从音乐的旋律中反映出了母亲的呻吟、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反映出了他血液中奔涌的爱国激情，呼唤着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奔向拯救中华民族的战场。今天，我们学习聂耳，就是要学习他用代表时代的先进思想来武装头脑，推动工作。党中央站在时代前列确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科学理论和方针政策，就是当代的先进思想，我们弘扬聂耳精神，就是要贯彻落实好这些科学的理论和方针政策。

聂耳对当时灾难深重的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是他思想升华和艺术飞跃的动力。家难、民难、国难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父母情、故乡情、祖国情都直接明了地从他的音乐曲调中表达出来，传向世界，打动人心。《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歌》《逃亡曲》《桃李劫》《开路先锋》都反映了人民大众心底的满腔愤恨。聂耳精神的永恒性就在于他为民而喊、为民而呼、为民而唱。正如田汉所言，“他是自己真正站在痛苦人民的中间喊出了他们的愤怒要求”。他是当之无愧的人民的儿子，是当之无愧的人民大众歌手，是当之无愧的人民音乐家。今天，我们学习聂耳，就是要学习他从不脱离群众，扎根于群众，努力反映人民心声的精神。聂耳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是他的强身之本。我们应该像他一样到群众中去体察民情、了解疾苦，才能增进与群众的感情；永远与群众同甘共苦，才能保持我们思想上的纯洁；到群众中去总结群众创造的成功经验，才能提高

我们的领导水平。本浅末瘦，本弱枝稀，本病叶黄。对老百姓的感情不深，为老百姓办事的力度就不大；对老百姓感情淡漠，为老百姓办事就轻描淡写；对老百姓感情扭曲，我们在工作上就要犯错误。不同时代的人民群众有不同的心声。我们今天学习聂耳精神，就是要反映人民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心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全力加快发展，在发展中解决人民群众就业难、增收难、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保证人民群众喝上干净水，吃上放心食物，呼吸到新鲜空气，有安居乐业的和谐环境。我们学习聂耳精神，就是要像他那样，心中装着百姓，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聂耳对音乐产生兴趣，源于玉溪的花灯调子，他的音乐艺术的基础是云南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他的音乐艺术升华是人类社会的先进文化。他的故乡玉溪是花灯剧的发源地，“10个玉溪人9个能唱灯”。他的母亲是“唱灯”高手。他在摇篮中就带着甜蜜的微笑聆听母亲哼唱优美的花灯调。他在上海、北平时，就经常扮演花灯剧里的农民小四狗，在《义勇军进行曲》开头的两个音节就借用了花灯“走板调”。

尽管花灯文化对他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但是他若不广泛搜集学习云南民歌民曲民乐，若不批判地学习西方的乐器、乐理和高雅艺术的表现手法，他可能就永远只是唱农村花灯调的小四狗，可能只是一般的音乐家，可能就承担不了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曲的伟大重任。

聂耳离开故乡之后，正确地选择了学习和追求先进文化的道路，先进文化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天才。今天，我们学习聂耳，就是要学习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和追求先进文化的精神。玉溪是聂

耳的故乡，有历史悠久的古滇国文化、青铜文化、花灯文化。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又创造了红塔山文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我们决不能把历史的成就变成前进的包袱，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就上沾沾自喜，津津乐道，更不能刚愎自用拒绝新观念、新知识、新技术。我们应该像聂耳一样广泛地学习和吸收国内外先进文化，不断总结自身的经验教训，用新思路、新办法、新举措解决目前玉溪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难题，在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中找准新的增长点，力争三年内全市生产总值达到40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达到40亿元，在经济上多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在生态环境上多给后人留好处，确保抚仙湖Ⅰ类水质，使中心城区凸现生态城市的雏形；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更加和谐美好的新玉溪。

聂耳的故乡玉溪永远弘扬聂耳的时代精神，永远跟上时代的步伐。

(本文2005年载于《人民日报》《云南日报》等报刊)

目 录

学习聂耳的时代精神(代序)	孔祥庚 (1)
清溪碧玉巧剪裁	欧之德 (1)
帽天山,生命之源的辉煌圣殿	张永权 (38)
玉溪花灯与云南汉族	张庆国 (65)
厚德载物	杨 浩 (84)
千古之水倒流记	
——星云湖和抚仙湖出流改道大创意	李霁宇 (123)
高原水乡	
——天溶到湖里的地方	杨 琨 (143)
凤凰花开	
——元江镍矿开发纪事	孙庆明 (173)
潜入碧波的歌吟	
——抚仙湖水下探秘纪实	杨 雪 (193)

灵韵玉溪 · 报告文学卷

走进聂耳小学..... 吴 然 (222)

拍案惊奇

——李家山埋藏着古滇国..... 王金坤 (233)

编后记..... (258)

清溪碧玉巧剪裁

欧之德

开篇：春雨中的典礼

2006年的春天对于玉溪人特别恩宠。

这个富饶美丽的滇中坝子，春节还没到来，就已经开满了铺天盖地的油菜花，金波灿灿、黄浪滚滚，激情奔涌直连接到天际。花海中镶嵌着绿色的“地毯”，淡绿的是蚕豆，浓绿的是麦苗，也正是蚕豆花儿开麦苗儿青的时节。一个个星罗棋布的村庄掩映在黄绿相间的神韵中，听蜜蜂儿愉快地哼唱，任阳雀子从屋顶飞过，一地田园胜景抖开一幅幅画卷，将城里人的心撩拨得痒痒麻麻，怎么也按捺不住到郊外踏青，到“农家乐”休闲的那番情趣。交通工具不愁，玉溪城区人均拥有汽车量居全国第二。一脚油门屁股冒烟，带着三五亲朋便可到郊外随地抓到一把泥土和春天的芬芳。

然而，2006年的油菜花尽管秉承头一年的暖冬天气开得生机盎然、遍地落霞，城里人的兴奋点还不是郊外展示春色的遍地金黄，而是城内到处在大兴土木的建设项目。人们自然明白，油菜花儿年年开年年有，而这些建筑项目史无前例，且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以及后代子孙的福荫。当地的电视台对

这些建设项目的完工日期天天公布“倒计时”，报纸也在“倒计时”，犹如高悬一纸军令状，把各个施工单位、各级头头脑脑、个个市民的关注点都逼到了那些工程的进展上，走路说话也挟裹着一种风风火火、急急匆匆。

那是一些什么工程？绝大多数玉溪人都能掰着指头告诉你，虽然不一定完整，也八九不离十。我曾问过几个人，答得最完整的是一个叫李云山的出租车司机，他吐掉嘴上的烟头，咯噔都没打一下就如数家珍——道来，仿佛他就是工程师，就是玉溪市的市长，瓮声瓮气的玉溪普通话中流露着自豪感：“九大翁（工）程么，熬（告）诉你，有聂耳文化网（广）场；州大鹅（河）治理；建红塔山翁（工）业旅游区；把飞井海的水引到城里；修鹅（河）滨路；建设东风大鹅（河）景观区和五脑山生态居住区；红塔大道延长线；还要修环山北路。”再问他为什么知道得这么具体，他眨着眼笑一笑，随手按一下收



音机键，玉溪市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送聂耳文化广场建设进度的新闻。“广播电台天天播呢，我们开车天天听嘛，”他说。

节令之风大概知道这两年玉溪人的生活节拍急，等不得人们畅畅快快去踏春赏花，就急匆匆收起满坝花潮絮浪，转眼间换上另一种金色：小麦黄，蚕豆熟，油菜丰收。农民顶着阳春三月的太阳，迎着曙光赶着月色，挥动镰刀、扬起连枷，收获被称为“小春”的喜悦。袅袅炊烟中飘着豆麦和油菜籽刚脱壳的特殊清香，捧起一把，看到的是一掬汗水的滴落，一个季节的转换。

2006年4月29日傍晚，一场人们盼望已久的春雨淅淅沥沥地在玉溪坝子降落，连续一个多月的高温急急慌慌退避。末春与初夏交接班时，一场雨水赶来祝贺，尽管有些晚，人们把一年中的这第一场雨还是亲切地叫做春雨。对农民来说，虽然没来得及收回家的麦秸、油菜杆被雨水淋湿后瘫泡在地里，但他们脸上仍然挂满了笑容。他们比谁都知道，此刻天上下的是油，下的是钱。对城里人来说，这场雨下的是清凉，是滋润。那细细的雨点雨丝，沾湿人的衣服，也沾湿人的精神，花儿草儿静静地渴饮着甘甜的雨露，人行道树的枝叶上，滴着钻石般耀眼的水珠儿，玉溪城更显得翠绿清爽，活力四溅。

这场珍贵的小雨赐福般一直下到次日，仍然没有停止，大街小巷都浸润在一种湿漉漉的柔美中。

雨水滋润了玉溪人的一个庆典活动——聂耳文化广场主体工程竣工典礼。

早上八点过，一把把五颜六色的雨伞开始汇集在刚刚落成的广场，像这场春雨浇出的一朵朵彩色的蘑菇，五颜六色地绽放在广场中。人们的目光集中在那座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此时，应该上主席台的领导还没入座，台下无数目光集中的焦点是主席台背面那幅巨大的聂耳文化广场设计效果图。这是一个以碧蓝色水景为主体的艺术大构想，占地653.5亩。令人心旌摇荡的是那一个个透视着聂耳文化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各个组合板块，吸引得人们不顾雨淋睁大眼睛。

蓝湛湛的湖面叫玉湖，水域面积176亩，形状像一片静美弯曲的柳条云叶，

设计者说是模仿古代物器“如意”的造型，是玉溪“碧绿如玉”的象征。环绕玉湖的两条林阴道路一大一小，大的通汽车，小的供游人散步，犹如玉湖的两道翡翠镶边。横跨玉湖还有一座迎宾桥，采用我国最著名最古老的河北省赵州石拱桥的桥型设计。沿着层层玉阶拾级而上，环湖人行小道曲径通幽，可进入到碧水如镜、花木葱笼的主景区。整个聂耳文化广场还有建筑文化区，那儿有聂耳图书馆、聂耳艺术中心、聂耳纪念馆，打造的是聂耳文化，突出的是聂耳精神。整个文化广场的核心是聂耳音乐广场区，那是一个以音乐为主体的宏大场面，音乐舞台可容纳1.2万人，音乐浮雕柱展示着与音乐有关的一个个故事图案，而整个音乐广场的外观，则是一把横陈在湖面上的桔黄色月琴，这是云南人广为喜爱的民族乐器。月琴的底部中央又巧夺天工镶嵌着一把小提琴，因为聂耳曾是一位杰出的小提琴演奏家……

九点钟到了，聂耳广场主体工程竣工典礼在雨中准时开始。风雨无阻，这是一种作风。身穿古式黄马夹的锣鼓队进场了；彩裙缤纷的舞蹈队进场了；身着红色旗袍、手托银盘长绸的礼仪姑娘进场了；威武整齐的解放军战士也踏着口令进场了。其实他们早就冒雨候在广场一侧，浑身已经湿透。他们的心情是激动的，也是平和的，因为，坐在主席台上的各级领导们，照样淋在雨中。

蘑菇伞下有人在说：“聂耳文化广场去年3月举行奠基典礼时下雨，今年竣工典礼也下雨，这是龙来了，好事！”

上百个彩色气球在绵绵细雨中飞上了天空，礼炮喷射出满天“仙女散花”，庆典锣鼓敲得热火朝天。台上人讲些什么听不大清楚，但能猜出八九分，“热烈祝贺”、“辉煌成果”之类大吉大喜的语言是主题。我率性漫步湖边，让思绪随着气球飞进玉溪混沌沌的一个唐宋元明清……

“玉溪，县名。在云南省中部，晋置新兴县，南朝梁废。元为新兴州，1913年改新兴县，1916年改玉溪县……”1979年出版的辞海如是写。其实，不必去查经寻典，玉溪拥有的东西太多太丰富，很多时候不是靠古老的记载